

槐花拿鐵

我屬於那種吃不了「苦」的人。咖啡一定要加奶加糖，美式是斷斷喝不下去的。桂花冷萃、茉莉拿鐵，都是心頭好。偶然看到一款新出的槐花拿鐵，輕啜一口，清甜的香氣在舌尖綻開的剎那，頓時感覺沒有辜負這個春天。而記憶也忽然變得透亮，彷彿有晨露從三十年前的屋檐滴落，正巧敲碎了此刻的時光。

說來也巧，五一假期，剛剛回了一趟山東老家。特意去看了一眼姥姥、姥爺家的老宅院。自從姥姥十四年前過世，小院就木門深鎖。通過木門間隙望進去，院子裏的自行車、鐵皮水桶，都已經鏽跡斑斑。牆角那個養魚的大水缸上，被去年秋天的枯草爬滿。只有西窗前的那棵槐樹，早就如傘似蓋，濃陰新綠間，白花簇簇垂下，給寂靜破敗的小院增添了難得生機，卻又讓我湧上一陣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的感傷。

山東各地城鄉，槐樹是極多的。比如省會濟南的老市區叫作「槐蔭區」，這個詩意的名字，足見槐花之盛。大概除了南柯一夢裏的「大槐安國」，這是少有以「槐」為名的城市。

姥姥院子裏的槐花，賜我一段潔白而溫潤的回憶。每到四五月間，嫩綠的枝葉間垂掛着一串串雪白的槐花，像是小風鈴般隨風搖曳。在長長的竹竿，綁上一個粗鐵絲彎成的圓圈，就可以把那些嫩嫩的槐花鉤下來。一小夥伴們總是直接把槐花從細莖上撿下來，一大把塞進嘴巴裏。槐花是如此多，炒雞蛋，烙「糊塌子」，蒸玉米餅，與蒲公英一樣曬乾泡茶……就像藥裏的甘草一樣，槐花所到之處，整個春天都變得清甜了。

現在，端着這杯槐花拿鐵，淡雅清新的花香縈繞口腔——姥姥掀開鍋蓋時，槐花餅的騰騰蒸汽，裹着甜香漫過屋脊，也氤氳了記憶。這三十多年怎麼一下子就流逝了呢？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談判的藝術

一處房產要價五十萬，你出價四十五萬，另一位買房者出價四十八萬。你願意提高買價嗎？哈佛大學商學院行為科學教授Max Bazerman說，這時你該自問：如果買不到這個房子會怎樣？

談判專家Bazerman認為，了解自己的偏見能增強談判效果。在談判桌旁入座前，應該先做好功課，不但得了解對方想要什麼，也要明白自己的局限在哪裏。我們多半認為自己的貢獻最大，自己的利益最重要。團隊合作時，每個人都會高估自己的貢獻而低估他人的。人們也往往會低估配偶的功勞，但過分自信可能犯下大錯。棒球、籃球、足球運動員「待價而沽」時，如果要價太高，買家放棄，日後可能就「一蟹不如一蟹」，從「明星」淪為路人。如果我們能盡可能擺脫自我中心的陷阱，暫時擱置個人的「身份」標籤，就能想出較為公平、合理的解決之道。

有時贏得眼前的賭鬥會讓你最終失利。價格戰打得熱火朝天時，我們可能意氣用事，覺得非贏不可。但冷靜下來，退後一步權衡利弊，可能就會發現沒必要和對方「死磕」。還有，錢不是唯一要素，有時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需要考慮。比如，和出租車司機討價還價，可能便宜幾塊錢，但你的約會對象或因此覺得你斤斤計較，並非良配，這就得不償失了。

總之，談判總有得失，不可能全無風險。關鍵是守住本心，明確底線，做好功課，有備無患。如果幻想自己能像影視劇中的主角魅力四射，迷住對方，或者像黑社會老大那樣靠威逼制勝，那都是白日做夢。私人談判如此，國家之間也是如此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「水泥縫裏種潮汐，社畜手邊覆翠林」，在網上看到這兩句詩時，初不解何意，檢索一番發現出自「養磚」達人之手。養磚，是青年群體中頗為流行的時尚，所謂「上班搬磚，下班養磚」是也。根據網上的指南，養磚之法大別為二。其一，找一塊廢磚，要透氣性強的，洗刷乾淨，再從野地或牆角挖一塊帶土的苔蘚，貼在磚上，每日打理。這種養法的升級版是在磚上鋪一層土，撒上苔蘚種子，從零開始，慢慢飼養這塊磚，等着它從灰黑禿禿到翠綠盈盈，看盡一塊磚



說起竇加，大家自然會想到他描繪舞者的畫作，但他的另一幅畫作卻長期佔據我的意識，它看似日常無奇的瞬間，卻藏着無聲的張力，它的名字是《新奧爾良棉花交易所》。這幅作品，表面是描繪十九世紀美國南方一間棉花經紀公司內部的情景，實則是竇加內心劇烈轉變的一次具象表現。他畫的，不只是辦公室裏的親戚們，也是一場自身經濟危機中重新尋找創作可能的掙扎。

竇加的藝術生命，是從「失去」開始的。一八七三年完成這幅畫時，他仍然是那位衣着講究、從容不迫的



爾雅出版社是作家隱地的「心肝寶貝」，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日創立，如今已五十歲了。五十年來爾雅一直堅持「文學」路線，未嘗因時代的快速轉型和社會的巨大變化而換軌。文學的路在今天的出版界走起來格外艱難，但隱地的爾雅不畏艱險，排除萬難，依然行進在文學的道路上——因為在隱地的心中，那盞文學的燈從未熄滅，那個文學的夢依然閃亮。

爾雅出過不少好書。它出的第一本創業書是王鼎鈞的散文集《開放的



五月微風輕拂，母親節的溫馨氣息瀰漫。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裏，法國畫家皮埃爾-奧古斯特·雷諾阿的畫作《加布麗兒與尚·雷諾阿》（附圖）以其溫暖的筆觸，捕捉了親情純粹的瞬間。此畫收藏於巴黎橘園美術館，現正隨「塞尚和雷諾阿的世界——法國橘園美術館及奧賽博物館珍藏展」亮相香港藝術館。

《加布麗兒與尚·雷諾阿》描繪的是雷諾阿家族中一段超越血緣的深厚情感。畫中的「加布麗兒」並非尚的生母，而是雷諾阿妻子的表妹。她自一八九四年起擔任雷諾阿家的保



弱者強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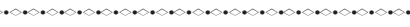
上回提到，《暗算》主角Chris作為一個高功能自閉症患者，不僅擁有極高智商，還練得一身好武功，而且槍法神準，別說等閒之輩難以動他分毫，就連悍悍殺手也對他俯首稱臣。最近影視作品裏的弱勢強者，還有迎來第二季的《弱美男英雄》主角延時恩。

每個地方或多或少都有校園霸凌問題，韓國似乎甚嚴重，從不少影視作品反映出來。引起話題的《黑暗榮耀》，一切緣起就是當年一場校園暴力，宋慧喬飾演的文同珉長大後，上演一場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的戲碼。另一套人氣韓劇《Sweet Home》，亦有交代主角車賢秀曾遭遇校園霸凌，加上家人離世，才會來到後來怪事連連的「綠之家」離群獨處。

至於《弱美男英雄》的延時恩，個子小、斯斯文文、弱質纖纖，微頭微尾就是一個跑不動的書呆子，而且總是眼泛淚光似的，額

的華麗轉身。其二，直接尋找長着苔蘚的磚，去除醃臢多餘的附着物，開啟養磚之旅。

比起貓狗來，磚頭這個寵物不叫不鬧，不用遛，無非噴灑浸潤清水，曬幾縷陽光罷了。簡單的付出，便可收穫令人心情大好的昂揚新綠。在手機上看別人養磚看得多了，我不免心癢，亦想在案頭養上一塊。不料，南方濕潤，長着青苔的廢磚亂石隨處可見；北方城市中，想找一塊模樣方正苔色可人的卻大不易。為了養磚，專程出趟城去索尋似又過於隆重。



竇加凝視的現代生活(上)

巴黎上流社會子弟。可隔年，父親過世，他才驚覺自己繼承的不是一筆遺產，而是一筆沉重的債務。同時，他的兄弟在美國南方經營生意，又留下了一筆爛賬。為了填補財務黑洞，竇加賣掉了家產與收藏，從此，他不再是那個可以安然畫畫的富家子弟，而是一個必須依賴藝術維生的人。這場劇變，迫使他必須面對現實，也重新定義他筆下的「現代生活」。

《新奧爾良棉花交易所》正是這段轉捩期的產物。在新奧爾良，他以旅行為名，實則是在尋求創作的主題。他畫下了在棉花交易所中工作與



爾雅五十

人生》，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這本書一上市就風行一時，至今影響深遠。此外像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、琦君的《三更有夢書當枕》、林海音的《城南舊事》、隱地的《漲潮日》、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，以及張曉風、席慕容和愛亞合作的散文集《三弦》等，都成為爾雅的招牌書叫好又叫座。早在爾雅創辦之前，青年隱地就意識到「編選『年度小說選』是為文學留下時代印記的重要工作」，因此爾雅成立之後，他就將這一工作承擔下來，並拓展至「年度詩選」和「年



《加布麗兒與尚·雷諾阿》

姆，卻在尚·雷諾阿的生命中扮演了比母親更豐富的角色。

加布麗兒不僅照料尚的日常，更成為他藝術感知的啟蒙者。她帶年幼的尚去蒙馬特看吉尼奧爾木偶戲，並在他僅幾歲時，就帶他觀賞了人生第一部電影——這些經歷，或許悄然種下了尚日後成為法國電影導演的種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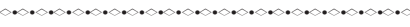
雷諾阿的畫風以「愉悅」為核心，此作完美體現了他對光影與情感



雷諾阿一生鍾愛描繪女性與孩童，但他筆下的「母愛」往往超越傳統框架。在《加布麗兒與尚·雷諾

轉念一想，養磚頭養的實際上是苔蘚。於是，找了個閒置不用的小瓷杯，挖來一塊苔蘚，填入其中。這才知道，苔蘚對水的需求挺高，偶有兩日疏於照料，綠茸即成枯黃，但只要噴一點水，病怏怏的小東西馬上精神煥發，正應了那句話「給點陽光就燦爛」。遇上「養磚」賽道之前，我就先「養杯」濫竽充數吧。其實，磚也好，杯也罷，苔蘚也好，貓狗也罷，不管養什麼，無非某種精神寄託。

人們常說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不過，心頭一事無



閒談的親戚們，有人翻開報紙、有人檢視棉襪、有人無所事事地靠着窗邊。在畫面中央，那堆未經紡織的棉花佔據了視線，彷彿一片雲，漂浮在不知方向的人群中。畫中的人物姿態自然、分布零散，看似寫實，卻帶有一種節奏感，像一場不協調、卻又彼此勾連的即興劇場。

這幅畫是印象派作品首次被法國公立美術館收藏的開端，但竇加當時並不自認為「印象派」。他不愛戶外寫生，不愛光影瞬變，而是鍾情於內部空間的靜觀。他關心的不是自然的變幻，而是人與資本主義、人與現代



度文學批評選」。如今幾十冊爾雅的「年度選」排列在一起，儼然就是一部台灣文學斷代史。

隱地自稱「是出版界的異類」，明知環境對「異類」不友好，他「依然不動如山，守護着文學的花園」。他說爾雅「現在的理想，依然是當初的理想」：出好的文學書，為社會提供美好的文學環境，為文學培植豐厚的未來土壤。

我與爾雅有着一份特殊的因緣：我的博士論文《論白先勇的小說創作》經白先勇推薦以《悲憫情懷—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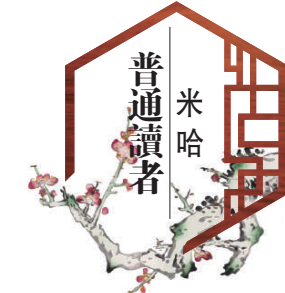
有，並不見得快樂。人心好比水中船，裝得太滿，難行易沉，但若什麼都不裝，亦難行穩致遠。養塊磚頭，提醒自己定期澆水，閒來賞玩勞動成果，心之船或許能在茫茫塵海中漂得更自在吧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社會之間的關係。然而，當竇加最終無法將這幅畫賣給他原先期望的英國買家，這次經驗讓他明白，若然市場無法給予支持，那麼他就要與志同道合者一同開創新流派。一八七四年，他終於加入了那一群名為「印象派」的年輕藝術家……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白先勇評傳》之名在爾雅出版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初版，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印。一轉眼，在爾雅出書已是整整三十年前的事了。如今爾雅五十，我在海峽的這邊，遙祝爾雅行穩致遠！永遠文學！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阿》中，加布麗兒雖不是尚的生母，卻以她的陪伴、教導與無微不至的照顧，構築了尚的童年世界。這幅畫也因此成為母親節的絕佳隱喻：母愛的本質在於無條件的付出與守護。



逢周五見報



孔雀求醫

五月二日，河北省唐山市一獸醫院接待了一位特殊的病人，牠被「捆成一捆大葱來看病」。若光看圖片，估計沒有人能看出來，這捆「大葱」真身竟是一隻平日婀娜多姿的孔雀。牠因眼睛發炎，不得不被「包裝」送院，外形和儀態早已「有眼睜」了。

有百鳥之王美譽的孔雀，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觀賞鳥，也是吉祥、美麗、華貴的象徵。但並非所有孔雀都有五彩繽紛的尾羽，能夠自然開屏的，只有雄孔雀。孔雀開屏，一是求偶，在春天孔雀產卵繁殖的季節，雄孔雀開屏炫美，以吸引雌孔雀；二是防禦，若遇危險走避不及，雄孔雀會突然開屏，抖動尾羽沙沙作響以阻嚇外敵；三是受驚，比如，動物園的孔雀，看到大紅大綠色彩，聽到遊客大聲說笑，受到刺激之後亦會開屏示人。

世上孔雀有兩種：綠孔雀和

藍孔雀，驚鴻一瞥的白孔雀和黑孔雀，只是藍孔雀的突變形態。中國雲南省南部，是野生綠孔雀的故鄉。綠孔雀主要棲息於海拔二千米以下的河谷地帶，生活在灌木叢、竹林等開闊地，以蘑菇、嫩草、樹葉、昆蟲等為食。

在香港，人工飼養的孔雀是外來物種，牠們偶爾會因逃脫或走失，閃現郊野。二〇二二年，在大棠谷和大帽山等地，先後有多隻孔雀，被行山市民偶遇。同年三月有兩隻孔雀在大棠山出沒，雄孔雀更大搖大擺在路中央大方開屏；四月還有一隻雄孔雀飛到尋常百姓家，停在屯門瑛瓏灣一中層單位露台，不斷拍羽。



逢周五見報

